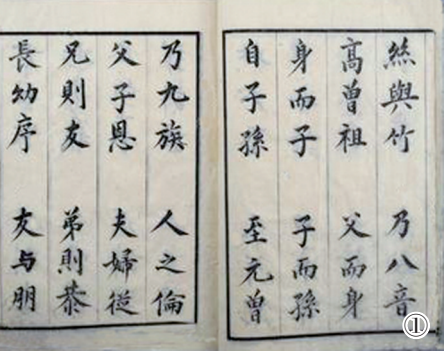


长镜头

《三字经》，让你的孩子锦心绣口风度翩翩

砚石



“昔孟母，择邻处；子不学，断机杼……”这是《三字经》讲到的“孟母教子”这段流传千年、妇孺皆知的动人故事。

孟子故里济宁流传这样一句老话：“跟着好人学好人，跟着巫婆会下神”，也就是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。这些民谣名句都是讲的“环境育人”和“环境改变人”，亦即生存环境、生活圈子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。

战国时期，孟母是位望子成器的优秀母亲，因担心生性好学的孟子人生走偏，曾三次搬家，直至搬到学堂。当看到儿子趴在学堂窗前，悄悄听先生讲课时，孟母终于放心了。

那么，“断机杼”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一次，母亲发现孟轲贪玩逃学，立即当面割断织机上未织完的布，告诉孟子如果上学半途而废，就像割断的棉布，再也难成可用之材，就会被人弃之无用。

孟母的举动，震撼了孟轲幼小的心灵。他从此牢记在心，专心治学，终成大器。孟母教子有方的故事，成为我国著名励志故事之一。这个典故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——如何教育好孩子，至今也是家庭教育中最为重要，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。为人父母，都对孩子寄予厚望。然而，良好的主观愿望如何去实现呢？

可见，教育方法、方式的有效性多么重要。“孟母教子”的故事，正是通过《三字经》得以走向每一间私塾学堂，走过千年风云变幻，走进天下千万父母心里，且千古流传。

千百年来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道德礼仪的延续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，没有人随便抹去《三字经》的启蒙及殊功价值。

《三字经》千年厚积，博采众长，经过无数次的采割淬炼，千锤百炼，字字句句都充注着历代精英的心血。

上溯千余年，被历代奉读的《三字经》字字考究，节节经典。她仅用千字，宛如涓涓细流，将中华人文政治、风土礼仪、做人之基、成材之道，以及先圣明君、成败兴衰汇聚成历史长河的瑰丽全景。

达到如此境界，并被尊为“经书”的《三字经》就在眼前，岂能舍近求远、视而不见呢？

《三字经》曾有多版本，字数亦有差别，之前肯定还会有民间手抄本流传，数量及版本尚无准确的考究。

现存成书的《三字经注》，其印制时间约为公元1572年之后，为赵南星所撰。此前的刻印初本应不早于1295年。民国时期广东省立图书馆中文献馆藏广州民智书局刻印本《训蒙三字经》，较接近原本内容。

《三字经》何以被历代奉为经典？因为历代文化精英的千锤百炼。原作者是谁，目前尚无定论，一说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王应麟，一说是宋末区适子。

明末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卷十一记载：“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。适子，顺德登洲人，字正叔，入元抗节不仕。”

第三种观点认为，原作者是明代人黎贞。主要依据该版本自注“《三字经》，南海黎贞撰”。又据清代邵晋涵诗，有“读得贞黎三字训”之说。

虽然众说纷纭，但每一种说法提到的作者，都是知名教育家、文化名人及成就卓著的人。大多数学者倾向于“宋儒王伯厚先生所作《三字经》，以课家塾”。王应麟晚年教育本族子弟读书，编写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，据传就是《三字经》原本。

那么，南宋王应麟怎么会写到元明清，乃至民国时期的内容呢？这就是《三字经》

历久弥新的奥妙所在了。自宋代起，文人先师无不以此“经”传授学子。之后，陆续刻印、修订、润色，始终有人默默承担着传承与珍护的重任，才使之作为经典流传。

从《三字经》的创作及实用功能来讲，博览华夏历程，元气满满，蓬勃四溢，具有启智开塞、一字顿悟之奇。

《三字经》内容大都采用韵文，平仄押韵、两两相对的句子，体现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对称思维方式，非常适合儿童反复诵读。三字一句，四句一组，像一首美丽的诗歌，朗朗上口，易诵好记，师者可读可唱，学者融会贯通。幼时入脑，铭记终生。历代文人先师如获至宝，谁能舍之？

于是，广为抄传翻印，代代相承，明清时期就有《增补三字经》《节增三字经》和《广三字经》等。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章太炎的《三字经》增订本，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流传最广的版本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又对《三字经》进行修订，主要涉及民族史观内容的完善。中外名人的赞誉及评价，都足以证明《三字经》的历史影响和文化地位。

1829年，“俄国汉学之父”比丘林将《三字经》译介到俄国，引起巨大反响。当我们想到这位精通汉语的外国老者，抑扬顿挫沉浸在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……”的享受与崇拜之中，能不感到骄傲与自豪么？



①王伯厚所作《三字经》②孟母断机处 ③宋代王应麟④十八世纪的比丘林

资料图片

周末下午茶

慢一点，也能抵达

王超

国庆假期，我从广东出发，游览了江西、湖南各地的风景名胜，本想提前一天返程高速路会畅快很多，不料在衡阳段遇上大堵车，前方就变成了红色钢铁海洋。

高速路变身巨型停车场，一个小时仅仅挪动了几公里，导航还在冷冰冰地提示：“拥堵路段通车至少需要一个小时。”心情随着停滞的车流变得焦躁不安。

放眼望去，刹车灯连成一条没有尽头的长龙，缓缓蠕动的车流中，不耐烦的喇叭声此起彼伏。

在几乎停滞的车流中煎熬了几十分钟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：与其在高速上虚耗时光，不如尝试走“低速”。

我决定全程不走“高速”，随即用手指轻触导航屏幕，选中“不走高速”和“避免拥堵”。一条蓝色的替代线路蜿蜒展开，像血管般细致地连接起各个村落。

经过艰难的挪动，我终于从最近的出口下了高速。当轮胎接触国道那一刻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。

导航引领的道路蜿蜒曲折，时而平坦宽阔的国道，时而百转千回的县道，偶尔还会拐进密林茂盛的坑洼的乡间小道。这些路不像高速那样笔直地切割大地，而是温柔地依偎着地形，与自然相融。

旅途的质感发生了奇妙变化。在高速上，一切风景都像按了快进键，模糊成一片色块。而现在，世界突然变得清晰而生动。

苍翠的群山不再是背景，而是可触摸的存在。茂盛的竹林在微风中摇曳，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潺潺的水声隐约可闻，各式民居展现着地方特色，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服务区模板。车速降下来了，心情却异常地好。摇下车窗，山间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带着泥土和植被的气息。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——不仅是到达目的地，更是享受过程。

命运似乎格外眷顾选择慢下来的人。当我穿越群山，进入广东连州地界时，意外邂逅了一场民俗盛宴——农历八月十六节庆活动。

沿途村庄热闹非凡，村民们不断燃放鞭炮，经久不停的爆破声中，炮皮竟然堆积了一尺多厚。我好奇地停下车，融入这场民俗盛宴。

鞭炮声中，村民们用这种方式祈福丰收和幸福生活。站在人群中，看着火光四射，听着噼啪声响，心中的畅快难以言表。

那些在城市生活中积累的焦虑和压力，仿佛随着鞭炮声烟消云散。

离开连州，我继续慢速前行，最终平安到家。计算全程时间，虽然比正常高速行驶多花了几个小时，但比起那些仍在高速上堵着的车流，可能还要快上许多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段“低速”旅程，给了我宝贵的人生启示：我们总是急于奔赴目标，却常常忘记，通往目的地的道路从来不止一条。

在当下的生活节奏里，我们仿佛被卷入了一场无形的赛跑，人人都在急吼吼地赶路，生怕落下一步就错过了整个世界。

回想童年时外婆煮粥的情景，她总是不紧不慢，温声安抚，“急不得，粥要熬到火候，才香糯顺口，才养人。”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有些至味与深情，非得交给时间，交给不疾不徐的等待。

如今，我仍会选择走高速路，但当它变得拥堵不堪时，我已学会坦然转下匝道，踏入那些未知的小路。人生的精彩，不在于速度，而在于感受；不在于匆忙赶路，而在于清醒前行。

周末济宁故事

芦苇花的温度

田守勇



入冬了，正是湖区收割芦苇编织苇箔的时候。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，湖岸的木船上，湖边的斜坡上，湖堤的高岗上，到处都横竖竖满了成捆的芦苇，蓬松绵软的芦苇花在风中飘摇。

每家的土房、木棚里，搭起编织苇箔的木架子，去掉叶子和花的芦苇杆，在皸裂的手中光滑地晃动。

那时候，济宁城南的小北湖还不叫太白湖，更没有建成远近游客聚集的旅游风景区。那是南四湖最北边的一片天然湖泊，京杭运河从湖的最西端南北穿过，形成河湖一体的开阔水域。

从东侧的河堤上，垂直向湖中心伸出一条狭长的堤坝，如一柄利剑，直刺到湖的中心。堤坝上错落分布着3个村子上百户人家，大姨家就在中间那个叫做杨庄的村子里，各家各户枕着湖水，世代依湖靠水为生。

这是许多年前的景象了，村子早已搬迁到河西岸，堤坝还在，成了旅游区一道别致的风景。因为在异地工作的缘故，很少有机会去老地方看看，但经常会想起那些年月，那片湖水，特别是临到冬季，又总会想起那些既长又细的芦苇棵，如棉似絮的芦苇花，油然而生一种温暖的感觉，又夹杂着一些不舍和酸楚的滋味。

大姨勤俭持家，没日没夜操劳，3个女儿个个心灵手巧，打湖草，采莲藕，编苇箔，织草苫，日夜不辍，日子过得算是殷实自得，也没少周济我们家，经常送来吃的、用的。至于鱼虾、菱角、莲藕、荸荠、鸡斗米儿，还有荷花、荷叶、蒲棒、芦苇花，都应季送来，既是个稀罕物，也能补给一下生活。

虽然两家相隔七八里地，但走动频繁，时常来往。我去大姨家更勤一些，有时坐着父亲的自行车，有时和母亲拉着地排车去。冬天农活少，去得也就更多了，那片湖水，还有水船渔

网、荷花菱角，鹅鸭成群、蒲苇成林，对我都有莫大的吸引。

从我家去大姨家，先要经过运河西岸槐树夹道、泥沙混杂的河堤，然后乘摆渡横跨运河。过了河，再沿着那条崎岖狭长的堤坝走上三四里地。两边全是湖水，走得久了，竟有了在水中行舟的幻觉。

湖区的泥土黏性大，一经雨水就泥泞湿滑，好多天不干，两条车辙或浅或深地蜿蜒伸展，愈发显得路程遥远难行。

至今记忆犹深的，还是湖里那一望无际的芦苇荡，丰茂辽阔，密密匝匝，从春到秋，覆盖了大半个湖面。夏天的中午头儿，经常和姨家的弟弟峰子撑一艘木船，驶入芦苇深处。他站在船尾，手持竹篙；我坐在船头，四顾搜寻。周围是密不透风的芦苇丛，还有湖鸟的振翅飞翔，飞虫的悄然隐遁，长鸣和浅唱，风声和摇橹，遮头盖脸，嘈嘈杂杂。

无求、无拘无束的洒脱和超然。

芦苇不光能编织织席，保土固堤，据说还是造纸、造丝、造棉的上好原料，嫩茎可入药，嫩芽可食用，即使是那漫天飞舞的芦苇花，也是保暖驱寒的好材料。寒冬里把芦苇花填在枕头里，绵软舒适；塞在棉鞋里当鞋垫，铺在棉垫子下当褥子，干爽暖和。每逢入冬，大姨都会剪下少梗多絮的芦苇花，塞满口袋，让姨夫或姨家的姐姐送过来，隔上一段时间就送一袋子，整个冬天都是如此。

那时候的冬天好像比现在要冷得多，我们的棉鞋都是母亲缝的，袜子却稀罕得紧，穿在脚上好多天也不换，还经常露着脚趾或脚跟。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，一天中难得有消停的时候，所以鞋底总是湿漉漉的，潮冷滑腻，冷嗖嗖的。

把芦苇花折好塞到棉鞋里，摊铺匀了，伸进脚好像是被干爽的芦苇花包围着，暖融融的，很是舒服受用。在外面跑了一天，鞋底的芦苇花粘在一起，临睡前抽出来，第二天早上母亲又重新给铺了厚厚的一层。

有了大姨的呵护，冬天显得也不是那么漫长了。但是天违人愿，50多岁的她染上重病，几经救治，人却日渐消瘦，几年后离开了我们，至今已有20多年了。在那以后的日子里，经常想起大姨，特别是入冬以后，或者看到湖边的芦苇，就像被一层层柔软的芦苇花包围，倍感温暖。

天凉了，某个清晨，在外出差时临窗翻译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《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》，说人只不过是“一株芦苇，本质上是最脆弱的东西，但却是一株会思考的芦苇。细细咀嚼，有其道理。

有人一生如芦苇，但有些人的生命也会像芦苇花一般，脆弱而淡定，脆弱却不失温暖，淡定却不乏高洁。凭窗远望，眼前的人工湖分明有一丛芦苇在风中摇曳，心中不由漾起一股温暖的感觉，不禁又想起大姨，想起那片被芦苇覆盖的小北湖。

夕阳西沉时驾船返家，船舱里堆着大小不一的鸟蛋，还有鸡斗米、菱角、蒲棒。秋风萧瑟之际，芦苇由绿而黄，逐渐枯枝干叶，在猎猎北风中刷刷作响，傲骨凌霜中更显高风亮节，一种悲壮意境在幼小的心灵骤然升腾，云雾般氤氲。

无论是浅浅的湖水，还是潮湿的岸边，芦苇对生存环境不挑不拣，宜生易长。即使入冬被收割，开春以后又从淤泥中、冰碴里挤出芽苞，伸展茎叶，直至芊芊袅袅，把优雅的身形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，在无遮无拦的阳光下临风摇曳。

自古以来，文人墨客爱竹者多，但或许是从小接触芦苇的缘故，在我看来，芦苇确是单薄纤细了些，但却简单朴实，更加坚韧隐忍，在旷远的湖水中、河岸边随风摇摆，透着一股无欲

无求、无拘无束的洒脱和超然。

微山湖的秋意则藏在摊晒的鲜叶间，三分翠绿被秋阳酿成金黄，渔民们从晨雾中劳作到暮色里归航，“这片湖养了我们祖祖辈辈，每一片鲜叶都是湖的馈赠。”渔民赵大哥捧着刚晾晒好的鲜叶，语气里满是珍视，“秋天的微山湖最温柔，不仅给了我们收成，更给了我们生活的希望。”

微山湖的秋意则藏在摊晒的鲜叶间，三分翠绿被秋阳酿成金黄，渔民们从晨雾中劳作到暮色里归航，“这片湖养了我们祖祖辈辈，每一片鲜叶都是湖的馈赠。”渔民赵大哥捧着刚晾晒好的鲜叶，语气里满是珍视，“秋天的微山湖最温柔，不仅给了我们收成，更给了我们生活的希望。”

“金风飒飒送秋光，银霜沉沉染叶黄。”

当秋风拂过济宁的街巷，这座浸润着千年文脉的古城，便悄然换上了五彩霓裳。不必说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的雅致，也不必叹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的怅惘，济宁的秋，是浮在粉黛花中的温柔，是融在古建檐角的厚重，更是裹在丰收喜悦里的烟火，每一处景致都让人忍不住驻足。

漫步在凤凰台植物园里，成片粉黛乱子草如云似雾，细软的花穗在阳光下泛着朦胧的粉紫色光泽，风过时便漾起层层涟漪，仿佛把整个秋天的温柔都揉进了这片花海。园子里的热闹，是属于每个年龄段的惬意。小朋友们穿着运动鞋，挣脱妈妈的手在花间小径上奔跑，粉黛的花穗轻轻拂过他们的衣角，留下细碎的粉色影子，有的孩子跑累了，便蹲在花丛边，小心翼翼地碰一碰花穗，又笑着跑向远处。

不远处，两位年轻人正举着相机，架着三脚架，在花海中寻找最佳拍摄角度。穿卡其色风衣的姑娘微微俯身靠近花穗，让同伴捕捉阳光洒在脸上的瞬间；同行的女生则忙着调整参数，时不时指导朋友“再往左边挪一点，粉黛挡脸了。”

“早就刷到凤凰台的粉黛了，今天特意约了朋友来拍照，”其中一位女生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笑着说，“你看这粉紫色多靠近白，背景里没有杂色，发朋友圈好多人问地址呢。”

靠近园子的休息区，几位推着轮椅的家属正陪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慢慢散步。轮椅上的老奶奶裹着针织披肩，目光温柔地落在粉黛花海上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。“老太太腿脚不方便，但就喜欢看这些花草，”一旁的孙女轻声说，“听说凤凰台的粉黛开了，特意推她来转转，你看她刚才还让我帮她拍合影呢，说要留着给老姐妹看。”说话间，她轻轻调整轮椅的角度，让老奶奶能更清楚地看到整片花。

若想寻秋的壮阔，峰山便是绝佳去处。“岱南奇观”果然名不虚传，此时的峰山褪去了盛夏的翠绿，换上了五彩霞衣，登高望远，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，美得气势磅礴。“我爬峰山几十年了，还是觉得秋天的峰山最有味道。”家住附近的张大爷背着相机，正专注地拍摄红叶，“你看这红叶，经霜之后更艳，就像咱济宁人的日子，越过越红火。”

秋景动人，文脉更添韵。当秋风掠过曲阜的琉璃瓦，三孔景区便铺开了最动人的秋日画卷。正午的阳光斜斜切过黛瓦飞檐，在斑驳的红墙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纹路。暮色四合时，残阳为红墙镀上金边，千年文脉在暖阳中悄悄流淌。

“每次秋天来三孔，都觉得特别不一样。”正在曲阜师范大学读研的学生马萍感慨道，“金黄的阳光洒在古建筑上，银杏叶落在红墙下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脚步声，这种文化与自然的融合，太让人震撼了。”

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秋不仅有诗意，更有丰收的喜悦。在济宁的田间地头、晾晒场上，处处是丰收的图景。康王谷景区里，金黄的玉米串成沉甸甸的帘幕，在阳光下泛着暖融融的光泽；橙红的南瓜圆滚滚地扎堆摆放，像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小灯笼；饱满的玉米圆滚滚地铺展成规整的色块，与火红的辣椒串相映成趣。农户刘大叔一边翻晒玉米，一边笑得合不拢嘴，“每天看着这些粮食，心里就踏实。秋天就是好啊，有忙不完的活，也有享不尽的甜。”

微山湖的秋意则藏在摊晒的鲜叶间，三分翠绿被秋阳酿成金黄，渔民们从晨雾中劳作到暮色里归航，“这片湖养了我们祖祖辈辈，每一片鲜叶都是湖的馈赠。”渔民赵大哥捧着刚晾晒好的鲜叶，语气里满是珍视，“秋天的微山湖最温柔，不仅给了我们收成，更给了我们生活的希望。”

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五柳先生写下这首诗，表达了自己对自由恬淡生活的向往。但他归隐田园时，肯定想不到，被他视为孤傲高洁、有着隐逸君子之风的菊花，今天会上到前台，在电视、网络频频亮相。

南坝，微山湖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渔村。过去村里人一直以打渔种地为生，忙时种地，闲时下湖捕鱼，生活得虽不富裕，但自给自足。这样的南坝村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。真正让它上热搜的，却是婺源皇菊。

“到南坝看菊了不？”

“知道不？南坝的菊花开了！”

“南坝的菊花开得可带劲了，一块去看看去吧！”

深秋时节，见面打招呼，微信聊天，都绕不开这个话题。打开短视频，南坝的菊花已经刷屏。满目黄澄澄的菊花，晃得人睁不开眼睛，隔着屏幕仿佛能闻到菊香。

出城沿湖东大堤车行二十多分钟，便是南坝了。站在堤上，远远地看见，堤下围着的一条长长的黄绿彩带上，有人拍照，有人在采花，有人在直播……

还没走下湖堤，风便送来一股菊香，淡淡的，一丝苦味儿，却醒神怡人。走下湖堤，瞬间被花香侵袭。

小心翼翼地屏住呼吸，生怕深吸一口气，就被这繁花的馥郁醉倒，再也醒不来一般。菊香没有栀子、米兰那股浓烈，跟它的性子一样清冷。但就是这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香，初闻清香宜人，闻多了，依然令人清醒。如果说栀子、米兰的浓香沐浴如火，那菊花的冷香则清新而淡雅。

沐浴着秋冬交替的暖阳，黄灿灿的花朵愈发耀眼。好似无数黄色的小绣球在绿波之上滚动翻涌。

南坝村的女子，穿着小马扎，隐在花丛中采撷。眼前的花越来越少，筐里的花越来越多。一筐装满了，等在路旁电动三轮车上的那位大叔，便拿来空筐，再把装满的筐子搬到车上。一车装满后，脚一踩，送回村里。大叔一边忙着装卸，一边教人制作菊花茶的门道，一边推销菊花茶、石磨煎饼、微山湖鱼酱。大叔有知识、有想法，还是位网络高手。乡村旅游热，也让乡亲们有了更多梦想。

几年前，南坝村的党支部书记就任书记，在南坝东堤下种下了一小片婺源皇菊。村里第一年就收回了成本，尝到甜头的南坝村人纷纷加入，很快有了如今的规模。短视频把南坝村推上了热搜，菊花田成了网红打卡地，带货能力迅速攀升。

我迷醉于菊田香海，进村买了几盒菊花茶，还买了两瓶鱼酱和一包石磨煎饼。就为了买菊花茶，我足足排了三个小时的队。手里拎着菊花茶、鱼酱和热腾腾的煎饼，带着一身的菊香，我乐滋滋地满载而归。

来济宁定格秋日浪漫

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文闻

粉黛漫园 红叶满山